

香港岛东部有着很长的天然海岸，沿岸尽是陡峭的石崖和嶙峋的岩石露头；而岸边许多凹入的水湾和沙滩，都构成名副其实的“澳”，例如离群家居远离尘嚣的大浪湾。

大浪湾躺卧在港岛东部半岛的石澳山岭下，海湾尽头是灵秀寂寥的石澳海滩。湾前的小岛五分洲则像是一堵挡着的屏风。这石澳大浪湾以浪涌巨大著称，直接吐纳着来自南中国海的风浪。平时港人难得来此一游，所见十余老人团队，居然还是当地社团的一日游活动。倒是每当台风袭港时，这里成了青年后生追风逐浪的胜地。

香港毕竟不大，倒换地铁到筲箕湾出站后，换乘双层的9号巴士或小巴，沿港岛经大潭峡、马塘壩、砵甸乍郊游径，再下走就是大浪湾。但是，车行不久，拥挤嘈杂的旺角购物街湾、中环丁丁当当的有轨电车、铜锣湾如潮的观光人群，都撒开在山外了。在空寂无人的山间小道上乘车行走，在寸土寸金的港九，实在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乐事。

别样香港大浪湾

吴晓明

沿砵甸乍往大浪湾下行，叹为观止的是满目林立的海蚀洞壮观景致。所见的凝灰岩山石，节理排列有致，裂面有块状的、有柱状的，有叉状的。常年的热带雨水和风暴巨浪的洗刷浸润，使得这些节理渐渐形成海蚀洞或海蚀隙。造化使然，那洞隙有规律地排列着，或高达数十米，或深至数米以下，就像高低起伏的城垛。

石澳海滩不长，也就是200米左右。但早晨来到这空旷荡荡的沙滩，顿生豁然开朗之叹。这里的沙滩细洁，海水清澈见底。据香港环保署公布的泳滩等级，水质属于一级良好，比浅水湾还高出一头。更何况，车马罕见，路人稀少，保留了昔日的香港农村的景象。以至于，跃入这碧澄的海中挥臂划水，会觉得冒昧打扰了周遭的宁静。



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抒怀

杨逸明

小楼依旧电灯明，照我兴安路上行。
耳畔和谐主旋律，心头义勇老歌声。
耳朝风雨书成史，现代霓虹映满城。
鲜血遍铭沉重印，一砖一瓦莫看轻！

水龙吟——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

徐子芳

倚楼南望繁华，十年岁月春光艳。香江水暖，旗山飘帆，冲天光焰。今庆回归，欢歌声里，天高云淡。忆昔沧桑日，泱泱中华，临强敌，烽烟暗。

不信龙旗失范。指南疆，筹边收缆。万家诗客，楼头豪饮，欣抬眉脸。两制兴邦，一江春色，梅心初染。待明日唤取，千娇百媚，紫荆丰腴。

买来一袋食品，欲查产地，但见包装袋上印有“长江三角洲某某有限公司”字样，不由得哑然失笑。你想，长三角多大呀，谁晓得这家公司躲在哪个村落？生产厂商热衷于跟买家捉迷藏，倘若排除产品质量因素，恐怕还在于商品产自小地方，自感出身“卑微”，于是弄个“大概念”含混其辞。

也难怪，这年头许多人士摩拳擦掌，开始捣鼓“大都市圈”的名堂，嚷嚷着未来的区域竞争，已非城市个体之间的比拼，而是都市圈之间的较量。这么一煽动，大家呼啦一下，揭竿而起，在版图上意气风发，你画一个圈，我画一个圈，齐刷刷地争赶上“大都市圈”的潮流。

关于“大都市圈”的概念，其实并非时尚产物，四十多年前，法国学者戈特曼就灵感迸发，玩起了这个“经济呼啦圈”。如今，戈氏要是有缘到俺们国家来走一走，肯定会哭笑不得。就说那些遍地开花的都市圈吧，除了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唐等地名实相符外，其他一夜之间冒出的都市圈，几乎都是在哄哄。而且，动辄以一百公里为规模半径，假若每个大中城市都以自己为圆心，将半径延伸开去，如此这般圈圈点点，重重叠叠，华夏大地岂不成了一个“圈”“圈”相套的世界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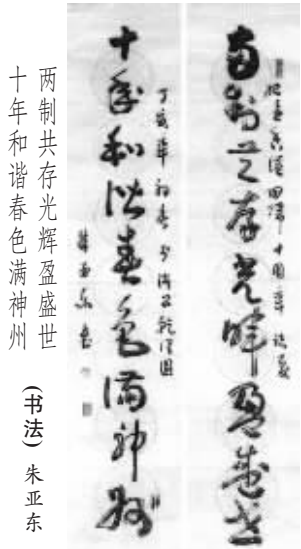
细一查，戈氏的“大都市圈”概念，是有原则的。比方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群落，有便捷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；比方都市区域之间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，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总规模；还比方要属于国家级的核心区域，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。拿这些硬杠杠来衡量，俺们那些随意涂鸦的“圈”，就显得一相情愿了。所以，“大都市圈”绝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，而是一个散发着财富光芒的经济概念，如果没有较强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城市为内核，没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为依托，没有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、资金流等多种经济关联要素作支撑，“圈”画得再大再圆，也永远是纸上的葱油饼，真不饱肚子的。

都市圈的一哄而起，说到底还是好大喜功的习惯思维在作祟。某些地方政府只顾堆砌“政绩工程”、“形象工程”，醉心于“大思路”、“大手笔”、“大跨越”，摊子铺起来为快，概念炒起来再说，反正画“圈”又不交税，你搞我搞大家搞，哪管它是否名实相符？窃以为，任何学问，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才会有它的生命力。戈氏的“大都市圈”理论，莫不如斯。



朱镕基同志在上海任市长期间，留下过许多佳话。下面叙述的是我亲历的一件小事。

那年8月的一天，朱市长要到我所在的化工厂现场办公一天。朱市长到来前一天，我觉得难办的是当天中午朱市长的那一顿饭：因为当时朱市长曾为市府各委、办、局专门制定了一些制度，其中包括招待标准、几菜几汤之类。当时上海市民中正津津乐道一个故事：朱市长曾当面质问某些领导干部，抽中华牌高级香烟的钱是从哪里来的？所以，这一次朱市长的这顿工作午餐，就让我们有些“举棋不定”了。



我们市消保委（原市消协）和《新闻透视》栏目可谓深交，大家携手透视了许多消费维权的深度问题，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。

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披露有关银行的服务问题。有一名消费者向我们投诉，反映他在建设银行申请办理东航龙卡时，银行广告宣传说“集龙卡（双币种）信用卡和东方万里行会员卡功能于一体，享受双重积分”，“消费1元人民币积1分，1美元积10分，消费积分15分自动兑换1点东方万里行里程积分”，可当他用东航龙卡消费了48000元，外加银行奖励他10000多点积分，60000点全部兑换成东方万里行里程积分后，东航龙卡上的积分却归零了。消费者觉得这与当初“享受双重积分”的宣传有出入，但银行方面不予理睬。

市消保委作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“老娘舅”，决定要和银行“较较真”。我们与《新闻透视》栏目进行了沟通，双方都觉得这个投诉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新闻卖点，但是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处理为个体投诉，而是应该通过投诉折射出当前银行业存在的服务问题。我们与《新闻透视》栏目分工合作，我

海湾北边尽头就是石澳小镇，老式的镇子，老式的马路，巨大的榕树遮住了这个迷你的村落。镇口沿马路摆开一排铺子，卖些针头线脑的日常用品。最入眼的是街角一间挑出凉棚的露天酒吧，很相宜与友朋对酌冰水奶茶。此时，看农家人招揽稀落的游人做些小生意，心头会有种别样的安宁。

起身离座，在撒日的居民间穿小街过短巷，随后是一条栽着梧桐的坡道。山道两边是错落有致背山面海的别墅。树阴下一扫街工人，居然来自上海闸北区。听到熟悉的乡音，他便欣然地靠近搭讪，说些石澳镇前身今世的故事。坡道的尽头，突兀着临海迎风的悬崖。左近有条坡路，可通向相隔着一脉海水的离岛大头洲。沿大头洲山脊蜿蜒的小路，取名叫“龙脊”。踏着龙脊一步一步地登高，眼底景色也随之变幻。登上顶端处的瞭望台，山碧水绿海天颠倒混沌，万千气象顿时来到眼底。

在沙滩离岛沧海中，寻觅这别样的香港景物，可算是“偷得人生半日闲”。



今天的茶话会，常常让我想起古已有之的“茶会”。

茶会应始于唐朝，最初多由寺庙僧侣发起，一般在春天举行，众人聚会饮茶，同时论佛谈玄。这首名为《资圣寺贻法师晚春茶会》的诗可以让人玩味这类茶会的底蕴：“虚室昼常掩，心源知悟空。禅庭一雨后，莲界万花中。时节流芳暮，人天此会同。不知方便理，何路出樊笼。”后来的茶会不限于佛门，但总是边饮边谈，而且所谈的内容与茶相宜。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和他的几位好友举行茶会，留下《五言月夜啜茶联句》，其中“素瓷传静夜，芳气满闲轩”是摹写文人雅士茶会的传神佳句。

茶宴，又称茶果宴、茗宴、汤社，指用茶果而非酒肴宴请宾客。史载第一桌茶宴是由东晋的吏部尚书陆纳摆下的。陆纳任吴兴太守时，卫将军谢安要来拜访他，他的侄子看他什么都没准备，又不敢问他，就私下准备了可供十几人用的酒席。谢安来了，陆纳只是用茶果招待，侄子连忙救场，摆出丰盛的山珍海味。陆纳等客人一走，就打了侄子一顿，骂道：“你小子不能给我争光，为什么要玷污我清白的操守？”可见对于茶宴，有人视为寒酸吝啬，有人则认为是清白的证明。到了唐代，风气一变，茶宴被视为清雅风流之举，成了时尚盛事。茶宴内容热闹起来了，增加了吟诗、唱和、丝竹、歌舞（白居易所谓“珠翠歌钟俱绕身”“青娥递舞应争妙”），程式和气氛上更像“宴”了。人们不但以茶宴饗茶、款客、招聚，还用茶宴送行——“幸有茶香留稚子，不堪秋风送王孙”，就是明证，诗题《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闾伯均归江州》也清楚

正好派上用场。

第二天，朱市长来到我们厂现场办公。因为是市长来，所以我们的炊事员们也特别用心，虽然是一菜一汤，不过那菜肴配得也的确不错，纯精的火腿肉在这“一菜”中“弹眼落睛”，还未烹饪，已经香味扑鼻。不料，朱市长在用餐前委托工作人员先到食堂来“视察”了一下，立刻下令把这一款菜中的火腿肉给撤了，说是我们用的火腿肉太贵，超了规格不能上客饭！虽然厂办同志一再声明，该火腿是年初进的便宜货，但军令如山倒，只能执行。最终，朱市长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吃的是普通的“一菜一汤客饭”。午餐后，我到食堂



说明了一切。这里也可看出茶宴和茶会相比，除了更热闹，还有一点：完全不拘时令。宋代的茶宴之风吹进了宫廷，宋徽宗曾设茶宴招待群臣，并且当场表扬茶艺“亲手注汤击拂”。蔡京这个马屁精于是写了《延福宫曲宴记》来大加讴歌。蔡京还写了《太清楼特宴记》《保和殿曲宴记》来记叙皇家茶宴盛况。到了清代乾隆朝，茶宴已成定规，每年元旦后三天在重华宫举行。宴时，乾隆居宝座，群臣每二人一几，饮茶看戏，或作即景联句，或乾隆当场赋诗，命大家和。

茶会和茶宴也有难以分别的时候。比如著名的阳羡茶会、径山茶宴。阳羡茶会，是唐代茶业盛事。浙江长兴顾渚和阳羡交界产阳羡贡茶（即顾渚紫笋），每年入贡前，常州、湖州两太守都要到顾渚山举行茶会，邀请各界名流来品尝新茶。有一年，白居易因病不能前往，还写了《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，阳羡欢宴因寄此诗》表示向往和遗憾。以场面的盛大和气氛的热闹，这确实是一场以茶的名义举行的“欢宴”。相反，径山茶宴则是径山寺僧人在寺内举行的、仪式感强、颂佛论经的茶事活动，它更像气氛庄重的“会”，而甚少“宴”的色彩。（径山茶宴是日本茶道的源头，那要用另一篇文章细说才是，这里先按下不表。）照我看，前者更像茶宴，后者却是茶会。也许是到了某个境界，不必拘泥名称之辨？也许在这种场合，茶会和茶宴已经合二为一？

茶会在当代虽渐新式微，但不绝如缕。抗战之前，茶道专家夏丏怡举行的金陵茶会，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台湾的无我茶会，都是古茶会的余响。为求“和敬清寂”之境，无我茶会过程中禁止讲话。由此可见茶会和茶话会的侧重是不同的，但这一点大概会让爱发言的人无法忍受吧。“吉人辞寡”，如今的吉人不多，也许是因为都太“有我”了吧。

清泉(中国画) 黄庆华



去，负责结账的小徐又告诉了我一个“意外情况”：平常的客人，无论是吃“圆台面”，还是吃“客饭”，大都是吃过拍拍屁股就走人的。但这一次，朱市长竟委托他的下属向食堂交了两元钱的客饭费。这件事在厂子里传开后，干部职工们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。

们负责提供投诉情况，《新闻透视》栏目负责采访工作，投诉点评则由双方群策群力。

就我所知，《新闻透视》栏目采访消费者和建设银行都是有一定难度的。因为经过我们的调解，当时建设银行已经同意消费者重新办理一张东航龙卡后，恢复卡内的60000点积分，而消费者往往以解决投诉为最终目的，不太愿意事后上电视露面；银行则更是因为解决了问题，不愿意被媒体曝光。所以

携手“透视”消费维权

赵皎黎

《新闻透视》栏目的确是做了一番说服工作，才采访到消费者的；至于建设银行，最后只是通过电话采访了其服务热线工作人员。

为了增加节目的深度，通过消费者小小的一张“卡”折射出银行业存在的服务问题，我们和《新闻透视》栏目就投诉点评作了深入讨论，最后达成一致：虽然近年来银行业内竞争日趋激烈，但它仍属于垄断或者半垄断行业，凭借行业优势，就服务条款不履行告知消费者的义务或者告知不清楚，甚至使

用不平等格式条款免除自身义务，增加消费者责任，不承担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责任。

这期题为《消费维权难在哪里》的节目播出后，许多消费者给我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在生活中也为银行服务烦恼过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希望市消保委通过报纸、电台、电视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多为消费者在银行服务方面维权支招。那一刻，我知道，我们和《新闻透视》栏目的合作再一次取得了成功。

多年来，《新闻透视》栏目一直关注消费维权工作。从消保委改制、开瓶费争议，到交通“一卡通”押金、汽车消费投诉、黄金珠宝专家鉴定等等，市消保委与《新闻透视》栏目的合作，通过其独特的“新闻眼”，深刻揭示了表象后面的实质，充分发挥了新闻舆论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作用。多年的合作，也让双方对消费教育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——只有维权关口的不断前移，才能逐步实现消费环境的和谐。

明日请看《让事实说话》。

十日谈

回眸《新闻透视》